

孟子年譜

程復心編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孔子論語年譜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孟子年譜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孟子年譜

元 星源程復心子見編

孟子非編年之書。安得以見梁惠王爲應聘第一事。其見齊宣王。實前乎此矣。後乎此而去梁。則見齊湣王矣。一見曰叟。知非復四十不動心之時。其不以遊梁始。甚明著也。如齊卿相。則四十不遠時語也。梁則何以始梁惠王也。孟子一書。無非欲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。而弗放其良心也。以見梁惠王始。以不仁梁惠王終。以仁義君民之治。統爲前序。以堯舜湯文孔子。見知聞知之道。統爲後序。此孟子作書之大旨。全不因歲月編次。故知不自見梁惠王始也。藉曰不然。滕文公問事齊楚。恐齊築薛。何以越在前。而滕文公爲世子。滕定公薨。何以越在後也。是知孟子之篇義。非編年也。然則孟子不可編年乎。曰。論語可編年。孟子何不可編年。論語編年。所以補孔子世家也。孟子編年。所以補孟子列傳也。本太史公世家。列傳之記事。以證記事。本論語。孟子之記言。以券記事。而孔孟之記事履歷。思過半矣。惟子思中庸。史無記事。而孔叢子所載。語不雅馴。無足考據。故止附見孔子。凡於史記世家。列傳。及竹書紀年。皇極經世。韓詩外傳。劉向列女傳之外。別采他書。以裨益孟子履歷者。皆譌謬。於是乎本孟子書。作孟子編年略。

孟子名軻。字子車。一云字子輿。魯三桓孟孫氏之後。堯鄒邑人也。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。卽叔梁紇所治。

地爲故鄒城。孟子居去故鄒城五十里。孟子曰：近聖人居，若此其甚也。生三歲，喪父，其母氏賢，其舍始近墓。孟子少嬉戲，爲墓間事，踴躍築埋。母曰：此非所以居吾子也。去舍市，其嬉戲爲賈街事。母又曰：非所以居吾子也。遂徙舍學宮之旁。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。母曰：此可以居吾子矣。孟子少時誦，其母方織，孟子輟然中止，乃復進。其母知其喧也，呼而問之曰：何爲中止？對曰：有所失，復得。其母引刀裂其織，以此戒之。自是之後，孟子不復喧矣。受業子思之門人。孟子曰：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。子未得爲孔子徒也。予私淑諸人也。孟子居鄒，教授弟子。不見諸侯，曰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一樂也。曰：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時雨化之者，有成德者，有達財者，有答問者，有私淑艾者。此五者，君子之所以教也。曰：教亦多術矣。予不屑之教誨也者，是亦教誨之而已矣。公孫丑曰：不見諸侯，何義？孟子曰：古者不爲臣不見，段干木逾垣而辟之，泄柳閉門而不納，是皆已甚。迫斯可以見矣。陽貨欲見孔子，而惡無禮，大夫有賜於士，不得受於其家，則往拜其門。陽貨矚孔子之亡也，而饋孔子蒸豚。孔子亦矚其亡也，而往拜之。常是時，陽貨先，豈得不見？陳代曰：不見諸侯，宜若小然。今一見之，大則以王，小則以霸，且志曰：枉尺而直尋，宜若可爲也。孟子曰：如不待其招而往，何哉？枉尺而直尋者，以利言也。如以利，則枉尋直尺，而利亦可爲與？且子過矣。枉己者，未有能直人者也。萬章曰：敢問不見諸侯，何義也？孟子曰：在國曰市井之臣，在野曰草莽之臣，皆謂庶人。庶人不傳質爲臣，不敢見於諸侯。禮也。曰：庶人召之役，則往役；君欲見之，召之，則不往見之。何也？曰：往役義也，往見不義也。欲見賢人而不可其道，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。夫義，路也；禮，門也。惟君子能由是路，出

入是門也。周霄問曰：古之君子仕乎？孟子曰：仕。傳曰：孔子三月無君，則皇皇如也。出疆必載質。公明儀曰：古之人三月無君，則弔。三月無君，則弔，不以急乎？曰：士之失位也，猶諸侯之失國家也。禮曰：諸侯耕，助以供粢盛。夫人蠶繅，以爲衣服。犧牲不成，粢盛不潔，衣服不備，不敢以祭。惟士無田，則亦不祭。牲穀器皿衣服不備，不敢以祭，則不敢以宴，亦不足弔乎？出疆必載質，何也？曰：士之仕也，猶農夫之耕也。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？曰：晉國亦仕國也，未嘗聞仕如此其急，仕如此其急也。君子之難仕，何也？曰：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，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，父母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不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鑽穴隙相窺，逾牆相從，則父母國人皆賤之。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，又惡不由其道，不由其道而往者，與鑽穴隙之類也。孟子居魯，久之，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，騶衍、淳于髡、田駢、接子、慎到、環淵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賜列第，爲上大夫。不治而議論，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，且數百千人。招孟子，孟子往，爲齊宣王客卿。時孟子年四十歲矣。宣王問曰：齊桓、晉文之事，可得聞與？孟子對曰：仲尼之徒，無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。臣未之聞也。無以則王乎？曰：德何如，則可以王矣？曰：保民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曰：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曰：可。曰：何由知吾可也？曰：臣聞之胡詡曰：王坐於堂上，有牽牛而過堂下者，王見之曰：牛何之？對曰：將以釐鐘。王曰：舍之，吾不忍其觶觶，若無罪而就死地。對曰：然則廢釐鐘與？曰：何可廢也？以羊易之，不識有諸？曰：有之。曰：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爲愛也。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，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爲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今王發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

欲耕於王之野。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。皆欲赴愬於王。其如是。孰能禦之。王曰。吾惛不能進於是矣。願夫子輔吾志。明以教我。我雖不敏。請嘗試之。曰。明君制民之產。必使仰足以事父母。俯足以畜妻子。樂歲終身飽。凶年免於死亡。然後驅而之善。故民之從之也輕。五畝之宅。樹之以桑。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。無失其時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。勿奪其時。八口之家。可以無餓矣。謹庠序之教。申之以孝悌之義。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。黎民不餓不寒。然而王者未之有也。莊暴見孟子曰。暴見於王。王語暴以好樂。暴未有以對也。曰。好樂何如。孟子曰。王之所好樂甚。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。見於王曰。王嘗語莊子以好樂。有諸。王變乎色曰。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。直好世俗之樂耳。曰。王之所好樂甚。則齊其庶幾乎。今之樂。山古之樂也。今王與百姓同樂。則王矣。齊宣王問曰。文王之囿。方七十里。有諸。孟子對曰。於傳有之。曰。若是其大乎。曰。民猶以爲小也。曰。寡人之囿。方四十里。民猶以爲大。何也。曰。文王之囿。方七十里。芻蕘者往焉。雉兔者往焉。與民同之。民以爲小。不亦宜乎。臣始至於境。問國之大禁。然後敢入。臣聞交關之內。有囿方四十里。殺其麋鹿者。如殺人之罪。則是方四十里。爲阱於國中。民以爲大。不亦宜乎。齊宣王問曰。交鄰國有道乎。孟子對曰。有。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。是故湯事葛。文王事昆夷。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。故大王事獯鬻。句踐事吳。以大事小者。樂天者也。以小事大者。畏天者也。樂天者保天下。畏天者保其國。詩云。畏天之威。于時保之。王曰。大哉言矣。寡人有疾。寡人好勇。對曰。王請無好小勇。夫撫劍疾視曰。彼惡敢當我哉。此匹夫之勇。敵一人者也。王請

大之詩云。王赫斯怒。爰整其旅。以遏徂莒。以篤周祜。以對於天下。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書曰。天降下民。作之君。作之師。惟曰。其助上帝。寵之。四方有罪無罪。惟我在。天下曷敢有越厥志。一人衡行於天下。武王恥之。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。王曰。賢者亦有此樂乎。孟子對曰。有人不得。則非其上矣。樂民之樂者。民亦樂其樂。憂民之憂者。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。憂以天下。然而不王者。未之有也。齊宣王問曰。人皆謂我毀明堂。毀諸已乎。孟子對曰。夫明堂者。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。則勿毀之矣。王曰。王政可得聞與。對曰。昔者文王之治岐也。耕者九一。仕者世祿。關市譏而不征。澤梁無禁。罪人不孥。老而無妻曰鰥。老而無夫曰寡。老而無子曰獨。幼而無父曰孤。此四者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。文王發政施仁。必先斯四者。詩云。哿矣富人。哀此鰥獨。王曰。善哉言乎。曰。王如善之。則何爲不行。王曰。寡人有疾。寡人好貨。曰。昔者公劉好貨。詩云。乃積乃倉。乃裹餼糧。于棗于蕢。思戢用光。弓矢斯張。干戈戚揚。爰方啓行。故居者有積倉。行者有裹糧也。然後可以爰方啓行。王如好貨。與百姓同之。於王何有。王曰。寡人有疾。寡人好色。對曰。昔者太王好色。褒姒妃。詩云。古公宣父。來朝走馬。率西水滸。至於岐下。爰及姜女。聿來胥宇。當是時也。內無怨女。外無曠夫。王如好色。與百姓同之。於王何有。時周顯王三十六年。蘇秦說六國爲從親。以擯秦。秦爲從約長。佩六國相印。是歲。燕文公卒。太子立。是爲易王。易王初立。齊宣王立十年矣。明年。宣王因燕喪伐燕。齊人伐燕。勝之。宣王問曰。或謂寡人勿取。或謂寡人取之。以萬乘之國。伐萬乘之國。五旬而舉之。人力

不至於此。不取。必有天殃。取之何如。孟子對曰。取之而燕民悅。則取之。古之人有行之者。武王是也。取之而燕民不悅。則勿取。古之人有行之者。文王是也。以萬乘之國。伐萬乘之國。箝食壺漿。以迎王師。豈有他哉。避水火也。如水益深。如火益熱。亦運而已矣。宣王勿聽。取燕十城。齊人伐燕。取之。諸侯將謀救燕。宣王曰。諸侯多謀。伐寡人者。何以待之。孟子對曰。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。湯是也。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。天下固畏齊之強也。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。是動天下之兵也。王速出令。反其旄倪。止其重器。謀於燕。置君而後去之。則猶可及止也。于是燕易王謂蘇秦曰。往日先生至燕。而先王資先生見趙。遂約六國從。今齊先伐趙。次伐燕。以先生之故。爲天下笑。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。蘇秦大慙。曰。請爲王取之。乃見齊宣王。再拜。俯而慶。仰而弔。王曰。是何慶弔相從之速也。蘇秦曰。燕雖弱小。秦王之少壻也。大王利其十城。而長與強秦爲仇。今使弱燕爲鴈行。而強秦敵其後。以招天下之精兵。是食烏喙之類也。齊王愀然變色曰。然則奈何。蘇秦曰。古之善制事者。轉禍爲福。因敗爲功。大王誠聽臣計。卽歸燕之十城。燕無故而得十城。必喜。秦王知以己之故。而歸燕之十城。亦必喜。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友者也。王曰。善。於是乃歸燕之十城。公孫丑問曰。夫子當路於齊。管仲、晏子之功。可復許乎。孟子曰。子誠齊人也。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。曰。管仲以其君霸。晏子以其君顯。管仲、晏子猶不足爲與。曰。以齊王。猶反手也。當今之時。萬乘之國。行仁政。民之悅之。猶解倒懸也。故事半古之人。功必倍之。惟此時爲然。公孫丑問曰。夫子加齊之卿相。得行道焉。雖由此霸王。不異矣。如此。則動心否乎。孟子曰。否。我四十不動心。曰。不動心。有道乎。曰。有。我知言。我善養吾

浩然之氣。孟子處齊。有憂色。擁楹而歎。孟母見曰。子擁楹而歎。若有憂色。何也。對曰。軻聞之。君子稱身而正位。不爲苟得而受賞。不貪榮祿。今道不用於齊。願行而母老。是以憂也。孟母曰。婦人之禮。精五飯。羶酒漿。養姑舅。縫衣裳而已。故有閭內之修。而無境外之志。今子成人也。而我老矣。子行乎子義。吾行乎吾禮。子何憂乎。居亡何。孟母卒於齊。鄒魯邑也。孟子自齊葬於魯。反於齊。止於贏。充虞請曰。前日不知虞之不肖。使虞敦匠事。嚴虞不敢請。今願竊有請也。木若以美然。曰。古者棺槨無度。中古棺七寸。槨稱之。自天子達於庶人。非直爲觀美也。然後盡於人心。吾聞之也。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。齊宣王欲短喪。公孫丑曰。爲非之喪。猶愈於已乎。孟子曰。是猶或終其兄之臂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。亦教之孝弟而已矣。王子有其母死者。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。公孫丑曰。若此者。何如也。曰。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。雖加一日。愈於已。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。王子墊問曰。士何事。孟子曰。尙志。曰。何謂尙志。曰。仁義而已矣。殺一無罪。非仁也。非其有而取之。非義也。居仁由義。大人之事備矣。孟子謂齊宣王曰。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。比其反也。則凍餒其妻子。則如之何。王曰。棄之。曰。士師不能治士。則如之何。王曰。已之。曰。四境之內不治。則如之何。王顧左右而言他。孟子見齊宣王曰。所謂故國者。非謂有喬木之謂也。有世臣之謂也。王無親臣矣。昔者所進。今日不知其亡也。王曰。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。曰。國君進賢如不得已。將使卑逾尊。疏逾戚。可不慎與。齊宣王問曰。湯放桀。武王伐紂。有諸。孟子曰。於傳有之。曰。臣弑其君。可乎。曰。賊仁者謂之賊。賊義者謂之殘。殘賊之人。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。未聞弑君也。孟子見齊宣王曰。爲巨室。則必使

工師求大木。工師得大木，則王喜，以爲能勝其任也。匠人斲而小之，則王怒，以爲不勝其任矣。夫人幼而學之，壯而欲行之，王曰：「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。」則何如？齊宣王問卿。孟子曰：「王何卿之問也？」王曰：「卿不同乎？」曰：「不同。有貴戚之卿，有異姓之卿。」王曰：「請問貴戚之卿。」曰：「君有大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易位。王勃然變乎色，曰：『王勿異也。』王問臣，臣不敢不以正對。王色定，然後請問異姓之卿。」曰：「君有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去。孟子告齊宣王曰：『君之視臣，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，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，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』」王曰：「禮爲舊君有服，何如？」斯可爲服矣。曰：「諫行言聽，膏澤下於民，有故而去，則君使人導之出疆，又先於其所往，去三年不反，然後收其田里，此之謂三有禮焉。如此，則爲之服矣。今也爲臣諫，則不行，言則不聽，膏澤不下於民，有故而去，則君搏執之，又極之於其所往，去之日，遂收其田里，此之謂寇讎。寇讎何服之有？」淳于髡曰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禮與？」孟子曰：「禮也。」曰：「嫂溺，則援之以手乎？」曰：「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。嫂溺，援之以手者，權也。」曰：「今天下溺矣，夫子之不援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天下溺，援之以道；嫂溺，援之以手。子欲手援天下乎？」淳于髡曰：「先名實者，爲人也；後名實者，自爲也。夫子在三卿之中，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，仁者固如此乎？」曰：「孔子爲魯司寇，不用，從而祭，燔肉不至，不稅冕而行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，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。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，不欲爲苟去。君子之所爲，眾人固不識也。於是，孟子知齊宣王不能用，去齊。時梁惠王立三十五年矣，數敗於軍旅，卑禮厚幣，以招賢者。孟子、鄒衍、淳于髡，皆至梁。孟子見梁惠王，王曰：『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』孟子對曰：『王何必曰

利亦有仁義而已矣。王曰：何以利吾國？大夫曰：何以利吾家？士庶人曰：何以利吾身？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，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爲不多矣。苟爲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壓，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亦曰：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孟子見梁惠王，王立於沼上，顧鴻鴈麋鹿，曰：賢者亦樂此乎？孟子對曰：賢者而後樂此，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。梁惠王曰：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而已。河內凶，則移其民於河東，移其粟於河內；河東凶亦然。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孟子對曰：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；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鼈不可勝食也；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使民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王無罪歲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梁惠王曰：寡人願安承教。孟子對曰：殺人以梃與刃，有以異乎？曰：無以異也。以刃與政，有以異乎？曰：無以異也。曰：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殍，此率獸而食人也。獸相食，且人惡之，爲民父母，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，惡在其爲民父母也？梁惠王曰：晉國天下莫強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東敗於齊，長子死焉；西喪地於秦七百里，南辱於楚，寡人恥之，願比死者一洗之，如之何？則可。孟子對曰：地方百里而可以王，王如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罰，薄稅斂，深耕易耨，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，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。越明年，惠王卒，子襄王立。孟子見梁襄王，出語人曰：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卒然問曰：天下惡乎定？吾對曰：定于一。孰能一之？對曰：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孰能與之？對曰：天下莫不與也。今天下之

人。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殺人者，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。誠如是也，民歸之。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誰能禦之？梁惠王既不果所言，見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，嗣君又不令。於是孟子去梁。孟子曰：「不仁哉梁惠王也！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，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。」公孫丑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梁惠王以土地之故，靡爛其民而戰之，大敗，將復之，恐不能勝，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，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。孟子之宋，時宋王偃自立爲王，東敗齊，取五城，南敗楚，取地三百里，西敗魏軍，乃與齊魏爲敵國。萬章問曰：「宋，小國也，今將行王政，齊楚惡而伐之，則如之何？」孟子曰：「不行王政云爾。苟行王政，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，欲以爲君，齊楚雖大，何畏焉？」孟子謂戴不勝曰：「子謂薛居州，善士也，使之居於王所，在於王所者，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；王誰與爲不善？在王所者，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；王誰與爲善？一薛居州，獨如宋王何？」戴盈之曰：「什一，去關市之征，今茲未能，請輕之，以待來年，然後已，何如？」孟子曰：「如知其非義，斯速已矣，何待來年？」滕文公爲世子，將之楚，過宋而見孟子，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稱堯舜，世子自楚反，復見孟子，孟子曰：「世子疑吾言乎？夫道一而已矣。今滕絕長補短，將五十里也，猶可以爲善國。書曰：『若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』孟子去宋，過薛，宋餽兼金七十鎰而受之，薛餽五十鎰而受之。他日適齊，陳臻問焉，孟子曰：「當在宋也，子將有遠行，行者必以贐，辭曰『餽贐』，子何爲不受？常在薛也，子有戒心，辭曰『聞戒』，故爲兵餽之，子何爲不受？薛君田文齊滅薛，以封少子嬰，嬰傳子文，號孟嘗君，處齊竟，先是孟子居鄒，齊復來聘，季任爲任處守，以幣交受之而不報，他日由鄒之任，見季子，滕君之弟彭更問曰：『後車數十乘，從者數百人，以傳

食於諸侯。不以泰乎。孟子曰。非其道。則一簞食。不可受於人。如其道。則舜受堯之天下。不以爲泰。子以爲泰乎。滕定公薨。世子謂然友曰。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。於心終不忘。今也不幸。至於大故。吾欲使子問於孟子。然後行事。然友之鄒。問於孟子。孟子曰。不亦善乎。親喪固所自盡也。三年之喪。齊疏之服。飭粥之食。自天子達於庶人。三代共之。然友反命。定爲三年之喪。父兄百官皆不欲曰。吾宗國魯先君。莫之行。吾先君。亦莫之行也。至於子之身而反之。不可。謂然友曰。吾他日未嘗學問。好馳馬試劍。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。恐其不能盡於大事。子爲我問孟子。然友復之鄒。問孟子。孟子曰。然不可以他求者也。孔子曰。君薨。聽於冢宰。歠粥而深墨。卽位而哭。百官有司。莫敢不哀。先之也。上有好者。下必有甚焉者矣。是在世子。然友反命。世子曰。然是誠在我。五月居廬。未有命。戒百官族人。可謂曰。知及至葬。四方來觀之。顏色之戚。哭泣之哀。弔者大悅。孟子之平陸。謂其大夫曰。子之持戟之士。一日而三失伍。則去之否乎。曰。不待三。然則子之失伍也。亦多矣。凶年饑歲。子之民。老羸轉於溝壑。壯者散而之四方者。幾千人矣。曰。此非矩心之所得爲也。曰。今有受人之牛羊。而爲之牧之者。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。求牧與芻而不得。則反諸其人乎。抑亦立而視其死與。曰。此則矩心之罪也。他日見於王曰。王之爲都者。臣知五人焉。知其罪者。惟孔矩心爲王誦之。王曰。此則寡人之罪也。時齊宣王卒。潛王立六年矣。初。孟子處於平陸。儲子爲相。以幣交受之。而不報。至是由平陸之齊。不見儲子。屋廬子曰。齊不見儲子。爲其爲相與。曰。非也。爲其不成享也。屋廬子悅曰。儲子得之平陸。他日儲子曰。王使人驪夫子。果有以異於人乎。孟子曰。何以異於人哉。堯舜與人

商耳。孟子爲卿於齊，出弔於滕。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。王驪朝暮見，反齊滕之路，未嘗與之言行事也。公孫丑曰：齊卿之位，不爲小矣。齊滕之路，不爲近矣。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，何也？曰：夫旣或治之，予何言哉？公行子有子之喪，右師往弔，入門有進，而與右師言者，有就右師之位，而與右師言者。孟子不與右師言。右師不悅，曰：諸君子皆與驪言，孟子獨不與驪言，是簡驪也。孟子聞之，曰：禮，子敖以我爲簡，不亦異乎？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，樂正子見孟子，孟子曰：子亦來見我乎？曰：先生何爲出此言也？曰：子來幾日矣？曰：昔者。曰：昔者，則我出此言也，不亦宜乎？曰：舍館未定。曰：子聞之也。舍館定，然後求見長者乎？曰：克有罪，孟子謂樂正子曰：子之從於子敖來，徒餽餼也，我不意子學古之道，而以餽餼也。是時，孟嘗君在薛，招致諸侯賓客，及亡人有罪者，皆歸孟嘗君。孟嘗君舍業厚遇之，以故傾天下之士，食客數千人。始，孟嘗君列能爲鷄鳴狗盜二人於賓客，賓客盡羞之。及孟嘗君入秦，秦昭王欲殺之，卒得此二人以免。孟子曰：飲食之人，則人賤之矣，爲其養小以失大也。曰：爲機變之巧者，無所用恥焉。曰：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，其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，其妻問所與飲食者，則盡富貴也。而未嘗有顯者來，謂食客輩也。孟子曰：說大人，則藐之，勿視其巍巍然。堂高數仞，榱題數尺，我得志，弗爲也。食前方丈，侍妾數百人，我得志，弗爲也。般樂飲酒，驅騁田獵，後車千乘，我得志，弗爲也。在彼者，皆我所不爲也；在我者，皆古之制也。吾何畏彼哉？謂齊田嬰、田忌、田文輩是時，齊湣王七年，蘇秦死于齊，梁襄王卒，哀王立，初，張儀相秦，惠王去秦，相魏陰令秦伐魏，魏與秦戰，敗。明年，秦又來，敗魏于觀津。秦復欲攻魏，先敗韓申差軍，斬首八萬，諸侯震恐，而張儀

說梁王曰。今從者一天下。約爲昆弟。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。以相堅也。而親昆弟。同父母。尙有爭錢財。而欲恃詐僞。反覆。蘇秦之餘謀。其不可成。亦明矣。大王不事秦。梁之亡可立而須也。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。無楚韓之患。則大王高枕而臥。國必無憂矣。哀王乃倍從約。而因儀請成於秦。張儀歸。復相秦。三歲。而魏復與蘇代約。背秦爲從。秦攻魏。取曲沃。明年。魏復事秦。秦欲伐齊。齊楚從親。於是張儀往相楚。詎楚懷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。使絕齊。懷王遂開關絕約於齊。使勇士至宋。借宋之符。北罵齊王。齊王大怒。折節而下秦。秦齊之交合。張儀與楚邑六里。楚王大怒。於是秦楚構兵。犀首入相秦。嘗佩五國之相印。爲約長。景春曰。公孫衍。張儀。豈不誠大丈夫哉。一怒而諸侯懼。安居而天下熄。孟子曰。是焉得爲大丈夫乎。以順爲正者。妾婦之道也。居天下之廣居。立天下之正位。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與民由之。不得志。獨行其道。富貴不能淫。貧賤不能移。威武不能屈。此之謂大丈夫。宋輕將之楚。孟子遇於石邱曰。先生將何之。曰。吾聞秦楚構兵。我將見楚王。說而罷之。楚王不悅。我將見秦王。說而罷之。二王我將有所遇焉。曰。說之將何如。曰。我將言其不利也。曰。先生之志則大矣。先生之說則不可。何必曰利。初。孟子見王於崇。有去志。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。曰。無處而餽之。是貨之也。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。繼而王有師命。不可請去。於是留齊爲卿。不受祿。孟子將朝王。王使人來曰。寡人如就見者也。有寒疾。不可以風。朝將視朝。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。對曰。不幸而有疾。不能造朝。明日。出弔於東郭氏。王使人問疾。醫來。孟仲子對曰。昔者有王命。有采薪之

憂不能造朝。今病小愈，趨造於朝。我不識能至否乎？使數人要於路曰：請必無歸，而造於朝，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。景子曰：內則父子，外則君臣，人之大倫也。父子主恩，君臣主敬。丑見王之敬子也，未見所以敬王也。曰：惡，是何言也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，豈以仁義爲不美也？其心曰：是何足與言仁義也？云爾。則不敬莫大乎是。我非堯舜之道，不敢以陳於王前，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。景子曰：否，非此之謂也。禮曰：父召無諾，君命召不俟駕而行。固將朝也。聞王命而遂不果，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？曰：豈謂是與？天下有達尊三：爵一，齒一，德一。朝廷莫如爵，鄉黨莫如齒，輔世長民莫如德。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？故將大有爲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。欲有謀焉，則就之；其尊德樂道，不如是，不足與有爲也。孟子曰：無或乎王之不智也。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見亦罕矣。吾退而寒之者，至矣。吾如有萌焉，何哉？齊饑，陳臻曰：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，殆不可復。孟子曰：是爲馮婦也。孟子謂蜚黷曰：子之辭靈邱而請士師，似也，爲其可以言也。今旣數月矣，未可以言與？蜚黷諫於王而不用，致爲臣而去。齊人曰：所以爲蜚黷則善矣，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。公都子以告曰：吾聞之也。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職，則去。有言責者，不得其言，則去。我無官守，我無言責也，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？齊湣王九年，燕王噲之六年也。噲初立三年，屬國於子之。子之南而行王事，而噲老不聽政，顧爲臣。國事皆決於子之。三年，國大亂，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，將攻子之。諸將謂齊湣王曰：因而赴之，破燕必矣。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：寡人聞太子之義，將廢私而立公，飭君臣之義，明父子之位。寡人之國小，不足以爲先後。雖然，則唯太子